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七十)

吳 曾 祺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七十)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71B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十七冊目錄

卷三十三

雜記類

記二

書巢記	陸游	一
居室記	陸游	二
東籬記	陸游	二
煙艇記	陸游	三
復齋記	陸游	三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四
拙齋記	魏了翁	六
湧雲樓記	趙秉文	七
寓樂亭記	趙秉文	七
寶墨堂記	趙秉文	八
游龍山記	麻革	九

~~21507~~

警巡院廨署記	元好問	一一
李參軍友山亭記	元好問	一二
朝元觀記	元好問	一三
平蠻記	陽 恪	一四
千戶所廳壁記	姚 燾	一六
江漢堂記	姚 燾	一七
穰槎亭記	元明善	一八
孝思亭記	虞 集	一九
西山書院記	虞 集	二〇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二一
水木清華亭記	宋 本	二二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二三
游鍾山記	宋 濂	二四
苦齋記	劉 基	二六
運甃齋記	貝 瓊	二七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二八

求古齋記	方孝孺	三〇
慈竹軒記	方孝孺	三一
遊東山記	楊士奇	三二
蜀山書舍記	高啓	三三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三四
賜游西苑記	李賢	三五
象祠記	王守仁	三六
何陋軒記	王守仁	三七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三八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三九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四〇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四二
滄浪亭記	歸有光	四三
耐齋記	歸有光	四三
思子亭記	歸有光	四四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四四

秦國公石記	歸有光	四五
梁氏書莊記	梁寅	四六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四七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四八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葉向高	四八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四九
核舟記	魏學溥	五〇
五臺山記	顧炎武	五一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五三
天一閣藏書記	黃宗羲	五四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五六
吾廬記	魏禧	五七
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	五八
游晉祠記	朱彝尊	五九
萬柳堂記	朱彝尊	六〇
無怒軒記	李紱	六一

游鴈蕩記	方苞	六
禹穴記	胡天游	六二
游晉祠記	劉大櫟	六三
寶祠記	劉大櫟	六四
凌雲圖記	劉大櫟	六五

卷三十四

雜記類

記三

軍機處題名記	王昶	六五
記新疆邊防二則	紀昀	六七
登泰山記	姚鼐	六八
儀鄭堂記	姚鼐	六九
遊媚筆泉記	姚鼐	七〇
遊靈巖記	姚鼐	七〇
蘭陔愛日圖記	朱仕琇	七一

遊廬山記 惲敬……………七二

遊翠微峯記一 惲敬……………七三

遊翠微峯記二 惲敬……………七四

餓鄉記 管同……………七四

餘霞閣記 管同……………七五

江亭消夏記 梅曾亮……………七六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七七

江寧府學記 曾國藩……………八一

箴言書院記 曾國藩……………八二

遊大雲山記 吳敏樹……………八四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八五

雜記類

後記

科斗書後記 韓愈……………八六

游廬山後記 惲敬……………八六

雜記類

笏記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周必大

八七

肆赦訖稱賀笏記 周必大

八八

雜記類

書事

書褒城驛壁 孫樵

八八

書何易于 孫樵

八九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九〇

書种放事 王回

九一

書包明事 陸游

九二

書二公事 陸游

九二

書王貞言事 虞集

九三

書博雞者事 高啓

九四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九五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九五

書應生事 王世貞

九七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九八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九九

石齋黃公逸事 方苞 九九

書魯亮儕事 袁枚 一〇〇

書左仲甫事 張惠言 一〇二

書李林孫事 梅曾亮 一〇三

書楊氏婢 梅曾亮 一〇四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薛福成 一〇四

雜記類

紀

紀恩門王公凝遺事 司空圖 一〇六

蛤仔難紀略 謝金鑾 一〇七

雜記類

志

截冠雄雞志 李 紉 一一〇

斷琴志 舒元興 一一一

項脊軒志 歸有光 一一二

雜記類

錄

來南錄 李翱 一一三

燕將錄 杜牧 一一五

秦士錄 宋濂 一一七

雜記類

序

蘭亭集序 王羲之 一一九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一一九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一二〇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一二一

序棋 柳宗元 一二二

序飲 柳宗元 一二二

汾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一二三

敘盜 曾鞏 一二四

序江漢先生死生姚燧.....一二五

雜記類

題

題李生壁韓愈.....一二六

雜記類

述

瞿童述溫造.....一二七

吏隱亭述劉禹錫.....一二九

秋述杜甫.....一三〇

雜述杜甫.....一三〇

雜記類

經

耒耜經陸龜蒙.....一三一

東坡酒經蘇軾.....一三二

雜記類

附錄

左黃州表元結	一三三
水族加恩簿毛勝	一三三
雜識二首曾鞏	一三五
覽盜何景明	一三八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三十三

雜記類

記二

書巢記 陸游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則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患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與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居室記 陸游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啟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勸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勸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間。足蹟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

東籬記 陸游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葦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墾五石。盃瀕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攝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鋤。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

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章。楚詞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虜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煙艇記 陸游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屋者矣。遂謂之屋。可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麤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刼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犂。女任紡績。衣食麤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陸游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峨帶博。車騎隨容。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不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洪氏天目山房記 魏了翁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覲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閣。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目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爾。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

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說。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也。冥漠以爲鬼神也。有無以爲變化也。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旣降。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二。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於周末。大壞於秦。舛望於漢。而盡覆於典午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於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殺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

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嗟乎。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拙齋記 魏了翁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居之室。子爲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惑焉。人之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蓋有巧歷。所不能算。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爲昏爲愚爲庸爲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爲先。而孟子蔽之曰。知譬則巧。蓋聖賢之論。貴知而賤愚。未聞拙之尙也。盤庚成王以成逸作。僞爲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爲不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來。疾世之以善宦深文爲巧者。則於是激而爲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爲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爲記以申之。而此義蓋廣。然而未能以釋然於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指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闕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具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具曰予知。驅諸罟獲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爲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遏其逐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陰變乾而爲離。離中虛也。而曰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爲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爲坎。坎內實也。

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爲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體。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術。知麗物而忘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晦其明。剛毅木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求端用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爲記。

湧雲樓記 趙秉文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袤以五筵。廣三之二。牕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右控大鹵。大行倚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泉落之山。昔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存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絺絃以清。郊鄴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皦檻。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纊而溫。爾縲其單。觴於斯。詠於斯。宴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窈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怡。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寓樂亭記 趙秉文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薊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

其腹恆山枕其足。注以衡漳。暫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遺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寧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之棲棘於此。越明年政成。乃卽城以爲亭。因隍以爲池。引洩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爲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亭仔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於山。漁者樂於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知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仁者靜乎。抑爲知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於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用沙邱也。北走恆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搃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按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斷址。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於醉夢之場。而馳騖於功名之會。至於茫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芒不溘者乎。雖然。物與我相爲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旣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寶墨堂記 趙秉文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寧僻無隘。今夫文於天。日有闕。月有闕。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碌轟震耀。縱橫森列。文於地。山錯峙。爲堂爲宰。水相薄。爲淵爲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涯者似白者。似口者似鼻者。文於人。肥瘠長短。踣跌戰鬪。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於蒼

煙寂寞之濱。得之於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爲快也。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於估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於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牕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閒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於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於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澤。必命齋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哀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拮拾而不可已也。暇日築堂於私第。榜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於竹帛。銘於鐘鼎。僕雖老矣。尙能爲吾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旣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泱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

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濃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滄瀆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枯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胃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巒岈巧鬪。誠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芒。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夤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符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菴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崆坐。

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險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儿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警巡院解署記 元好問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於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與廚庫井廡。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勞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其於吾身之所以安。

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余樂爲書之。候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元好問

由龍門而東。其北爲轅轅。南爲穎谷。轅轅崧高在焉。穎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爲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已。又東爲陽翟。連延二百里閒。少室大箕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爲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號爲東望。唐人陳寬記穎亭所見。以爲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灑。迴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闕闔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闕。黨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爲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棋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相立。才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

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爲巖巖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與霞蔚。光彩溢目。如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水石礪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所文。豈復加於此。魏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闕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黷。自附於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褻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彫邱。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崑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村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葺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禱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

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况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大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跹。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翺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平蠻記 陽 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蠱起。今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填居之。萬填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爲施溶知州。旣而恃

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爲寇。歲在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峻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刺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山獠狴狽。以爲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山川形勢。公令畫圖以進。卽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峻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朵落斛倪全田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於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爲一。卽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於辰州。一方悉平。是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旣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旣降又叛。昏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千戶所廳壁記 姚 燾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廢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俾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勗實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恆卽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寢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繇未識余。千里走書於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恆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於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弃之久。或涉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后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闔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鷲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啟邪。

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摺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楅及楅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翻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饌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卽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惰。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尙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閱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 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於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帝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區。不相賊殺。有

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於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勳。班汝之爵。于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薨。有今贈諡。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畫訪而夕修。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修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視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橫槎亭記 元明善

汲人張君錫氏。作橫槎之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微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劄中。息於水腹。奪

舟于覆榘漸于罅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祥盲風森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橋折柁敗森無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愴于見猶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環燕千里無湖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功亟詭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爲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爲大舟乎天不爲大水乎實大舟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也無又何待於槎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盡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爲之楫時爲之颿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之運而不覆颿颿乎激激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在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

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西山書院記 虞集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韙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常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

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修撰承事郎虞集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爲淮。東行五百里。合溲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迺爲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邱。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蒼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菅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貰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

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水木清華亭記 宋 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予嘗觴其會心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雖頗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夥。往往聞官府里巷事。爲可厭。別買小山。敖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來候。終歲無通刺者。其奇勝。岑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裴回忘歸。暮就宿亭下。旣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數數念君爲能自適。蓋親大林丘山者。莫樵牧農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味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趼脛。腋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祇見其苦。常試問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愜心目。高深耶。知者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然不得如君者。恆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涪稠人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西東。馳騫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况良田美池。否則斃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侖。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歎。饑發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自適之樂。奪矣。君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聞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納履策杖。翛然往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略具酒茗。資笑樂。種種豚雞。播若字。如干。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愛。而玩者若皆效奇。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奇。是非君擅有斯樂。不讓人。不卽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茲日戴星入曹局。治文書。往往不遑食。暮歸脫冠帶。憊然就枕。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旣以賢君。又恨樵牧。

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以記諾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以君意趣。亭歸。乃追思所履以賂者。名亭曰水木清華。而記之所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卽行田間。蹠蹠騰眙上。若緣山實小阜。隨而上。平穉杉數十章。秀竦可愛。前臨溪闊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髮水泚然。歷沙石灣磴。瀏瀏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邐。亭半出溪上。三楹頗加黝堊。敞潔以雅。亭右山麓青篠赤棘中。得微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中人傳龍嘗起於是。樛條灌肄繞之。水淨淥。雨旱不登耗。阜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月朝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旣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巒。教京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尙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泊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熠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業。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趣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質翁。請卽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度。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吉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

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及略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虜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貧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概見于斯。

游鍾山記 宋 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卽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游。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部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溼。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修靜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職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惟寺爲盛。近燬於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麩麩。觸人捉筆聯松花詩。詩不就。予獨出行甬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至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居。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斲爲方。下刻二鬼擊之。方上書云。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蝠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

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
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整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
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
字也。嘗來游。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戛戛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多
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偃。惟泉紺淨。沈沈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
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廁以險語。聽者爲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游崇禛
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揉柏爲麋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
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游。夏君愕曰。山有虎。近
有僧采薺。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癩。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扶。兩騶奴登。惟秀亭。亭
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勝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蹠蹠行。息促甚。張叻作鋸
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溼。牒牒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
坐百人。卽宋北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
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榻褥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
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
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滂滂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
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厓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

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麪嚙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嚙。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面有新癡。詢之。卽向采葑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噓。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僂笑釣之。出異響。畏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往。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惟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勰。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惟見蕘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尙何望哉。他尙何望哉。章君約重游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

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鉤天之草。黃游冬藏芑之菜。櫛櫟草斗之實。楷竹之筭。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澗澗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啟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萑實。閒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腸。不可以食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跣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運甓齋記 貝瓊

昔長沙公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

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檢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閒。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當率都郡請命北伐。拔黔首於水火。以雪宗廟之恥。而卽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寇迭興。未易翦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違衆西還。縱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有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日且欲正卞敦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戡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僥倖石頭之捷。如其中爲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資其力。此爲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故反覆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爲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恆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答。豈不美耶。剡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旣老不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旣至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河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爲記。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爲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昌。平杜弼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壯而氣和。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

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乃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傳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庭。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

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予旣追思武靖王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人雖非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郟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問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答問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

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慈竹軒記 方孝孺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莫抵鄴。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殺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子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个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予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予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十章。紱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上壽相

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泉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予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予之不若敬輝。非予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予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敝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予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殺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予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邱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

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踟躕。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子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歎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邱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蜀山書舍記 高 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樸而麤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

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璠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况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地。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菲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偃偃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尙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峩峩。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闕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游雖險。而奇當爲。

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既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賜游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尙書王翱數人游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游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擎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峩嶩。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

最屬艱。鰐。薛。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蒼。翳。兩。掖。壘。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在。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暎。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靄。雲。濤。朝。莫。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爲。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游。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游。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

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余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淆亂白黜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溼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余喜不余陋益余比余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余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余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辦室奧琴編圖史講誦游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余亦忘余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麤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與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余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夫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安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張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創君臣所咨兪左右史所記載魁人名士所發攄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

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能盡藏。雖窮年矻矻。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攜摭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館有祕書省。無非以典章備考鏡歟。我高皇帝開天祚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成。增購六倍。用以垂訓後裔。流昭今茲。臣仰而歎曰。赫矣壯乎。洵奎璧之垣。琬琰之林矣。願二祖以是詔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也。睿哲英斷。亦奚事窮其妙哉。四氣管於斗樞。八絃統於坤軸。百千萬言。貞於道德。今篇帙至煩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深之以窈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真。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祀褒貶。則列史之所以懸著鑑也。剖判鴻蒙。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示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兩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模也。身居蓬藿。心殫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諸志怪。礪石談天。雅俗並陳。誕詭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興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艱也。垂名言於寶訓。載行事於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彝教也。總之有裨聖修。克贊大猷。皇上懋養沖和。提衡古今。典學維勤。特要有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札。其於道德弘矣。如其以充棟侈右文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心哉。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帶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懇。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

皆掉魂搖魄。前卻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
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
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
衄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
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
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旌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
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釀酒成池。厭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鬪。
以爲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
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
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
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
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
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
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
推用爲今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予至之日。像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卽爲涵。涵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淫瀆者。則予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予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予於縣數決大獄。則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予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於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予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予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渴不可登也。予曰。爲禱雨來。畏渴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旣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歡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予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霑足。而玄雲變黴。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予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於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黻與胡韡。敵又無船。時予繪神像。蓋坊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予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予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予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予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予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爲罪。見人輒撈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

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予欲爲勒石於廟。曾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洵洵。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予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儻與予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竟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予間過之。延實爲具飯。念昔與中丞游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飯。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予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游。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予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耐齋記 歸有光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闕。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

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思子亭記 歸有光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性嬾。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之樂事也。十二月乙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

之故宮在焉。尙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尙方支硯。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攀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秦國公石記 歸有光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偉。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閩門劉尙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闔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予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焉。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推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箴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恆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皂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敵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穫。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

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尋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崑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爲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闔陽而郊陰。右負城。左瞰山。竹木森秀。臺榭館廡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窈窕靚深。潔不容唾。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意。締而手啓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盛所爲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穆如。閣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棲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於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勸諸珉。許子之言曰。吾向者嘗一再備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餽。而日不足。吾故幸貴。然不敢以爲樂也。縣官程旣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爲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歷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菘足以饗。有餘。菘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爲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爲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爲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恆在。而人不知取以爲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爲歌曰。園有畚可稼。可蔬。樂子之恆餘。園有澁可釣。可網。樂子之能養。旣歌而復

記其事。

謁漂母祠記 黃省曾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縑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絕。往川釣無獲。綠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葦。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且夫常人之情。嚮輒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肯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爲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追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以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饑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卉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醑。再拜勒文於祠上。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葉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卽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

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圯廢。金陵太史焦公重新之。予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斁。爲徘徊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諡議。而歎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僂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寒心。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諡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

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吐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鬢髻。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偃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偃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跳。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核舟記 魏學洵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簾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

卷底衣褶中佛印絕似彌勒袒胸露乳矮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檝檝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蠅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簞篷爲檝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嘻其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不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五臺山記 顧炎武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其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峯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

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厓。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余考之。五臺在漢爲慮虜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緝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闍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鉅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游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顒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供國用。五臺當契丹境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禱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緝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紀述。已如是矣。而况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

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騷革則莫若擇夫克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廟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

野乎。

天一閣藏書記 黃宗羲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以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滌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困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緡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歛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拮拾程雲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俱不可問。

甲辰館語溪。構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澍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篋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繙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惟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尙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蓄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鈔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

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今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園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卽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游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櫝而金其絨。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祕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與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櫝而金絨。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僞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乎。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

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吾廬記 魏 禧

季子禮。旣倦於游。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高。羣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堊以蜃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癘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遊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惟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造造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而游。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奩趨起。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強

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強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門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廬旣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嘗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礪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勢。一旦攜家卜鄰。構數椽於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葉烹茗。歡歌宴息。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於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於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未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宗。閒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旣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於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屨竹杖。相過從吟詠時也。乃撫卷歎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踞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間。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辭之工。猶爲後人所豔。

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趨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後人見之。而嚮慕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游晉祠記 朱彝尊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條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漳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旣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遊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遊者。

告也。

萬柳堂記 朱彝尊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捐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上下。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遊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於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於上下。所遇之隆。有過於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於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薰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堦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輒不治。願專力於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樵鄙無文。獨未獲遊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

必不欣然悅於耳焉

無怒軒記 李紱

怒爲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是已。顧情之發也。中節爲難。而怒爲甚。血氣蔽之。克伐怨欲之私乘之。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爲禍也烈矣。吾年踰四十。無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因怒得過。旋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不必果無怒也。有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未必中節也。心藏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卽行。猶可中止。言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無怒猶恐其過怒也。軒無定在。吾所恆止之地。卽以是勝之。

游鴈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鴈山。越二日而反。古跡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峯。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痍蹶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

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禹穴記 胡天游

禹穴者何。禹之所葬也。凡帝王既陟而封曰陵。公卿大夫庶人士。惟壙與墓。與隧與冢與垠。若宰若壘墳。古者太樸未彰。陵稱則就而託焉。故謂之穴。或曰穴故非禹陵。禹得覆黼璪。黃帝之所藏。以治水畢。還置於委宛。故太史公上會計探禹穴。將求其書而讀之。審陵焉。遷何以得發。或曰穴誠非陵。禹卽無藏書。禹固有穴。則據酈道元所注水經。會計東有礪。去禹廟七里。深不見底。曰禹井。卽謂之禹穴。或曰是井也。固不得言穴。若禹穴誠有。是則妄實以窆石之下。與陽明之洞。嘗核呂氏春秋。淮南王皇甫謐所著書。咸言禹葬於會稽。墨子云。禹東教乎九夷。而道死。葬會計之山。土地之深。下毋及泉。未聞言禹穴者。且禹事備於書。大傳戰國瑰誕之士之所傳。假穴誠有之。何勿稱乎。他說古者帝王之葬。尊盧氏之爲塚。祝融之爲崩。帝鴻之爲塋。少昊之爲塋。慶都之爲塋。娥眉之爲塚。古而野。其無文而異辭耶。云禹穴者。其夏之舊世。其猶甯瑜。觶殽之謂耶。庭堅葬於楚。楚人謂之公琴。琴墳也。非墳稱也。假今謬述者之論。將以是爲皋陶之所葬。將以是爲皋陶之所藏。其琴者耶。三良詩曰。臨其穴。唐之風曰。死則同穴。人死乃穴而封之。若節物然。使不復出。故開世成水。舉五符。窺五穴。會李斯之弗談。獨鄒魴者。辭而滋惑之。毋亦姦且陋矣乎。方漢孝武世。禹未崇陵。稱故尙云穴。且太史公去禹久遠。然越世祀大禹。流稱餘俗。多有存者。入其國。升

其墟以思禹之明德。則必觀乎禹之所以葬者焉。故曰探禹穴。乙卯春。予嘗至陵下。慨然望思。自漢至今。紛紛紜紜。傳僞誣真。要皆滋私附。無足錄。故解焉。以醒厥惑。或曰。焦貢曰。舜升大禹石夷之野。禹生於石紐。若禹穴當在蜀。是尤未能信。無爲爭之。

游晉祠記 劉大櫟

太原之西南八里許。有周叔虞祠。祠西爲懸壺山之東麓。有聖母廟。其南又有臺駘祠。子產所謂汾神也。有泉自聖母神座之下東出。分左右二道。居人就泉鑿二井。井上爲亭檻以覆之。今左井已湮。泉伏流地中。自井又東。沮洳隱見。可十餘步。乃出流爲溪。溪水洄洑繞祠南。初甚微。旣遠乃益大。溉田殆千頃。水碧色。清泠見底。其下小石羅布。視之如碧玉。遊魚依石罅。往來甚適。水上有石橋。好事者夾溪流曲折爲室如舟。左右喬木交蔭。老柏數十株。大皆十圍。其中廁以亭臺佛屋。采色相輝映。月出照水。尤可愛。溪中石大者如馬如羊。如棋局可坐。予與二三子攝衣而登。有童子數人。詠而至。不知其姓名。與並坐久之。山之半有寺。鑿土爲室。繚曲宏麗。累石級而上。望之墟煙遠樹。映帶田塍如畫。山海經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周成王封弱弟於唐。地在晉水之陽。後遂名國爲晉。旣入趙氏。稱晉陽。唐高祖蓋以唐公興。嘗禱於晉祠。旣定天下。太宗親爲銘而書之。立石以崇叔虞之德。今其石在祠東。又其東爲宋太平興國之碑。是來也。予兄奉之官徐溝。余偶至其署。因得縱觀焉。念予之去太平興國遠矣。去唐之貞觀益遠矣。邈而上之。以及智伯及叔虞。又上之。至於臺駘。金天氏之裔。茫然不知在何代。太原之去吾鄉三千餘里。久立祠下。又茫然不知身之在何境。山川常在。而昔之人皆已泯滅。其無存。浮生之飄轉無定。而余之幸遊於此。無異

鳥迹之在太空與。然則士之生於斯世。雖能立振俗之殊勳。赫然驚人。與今日之游。一視焉可也。其孰能判憂喜於其間哉。於是爲之記。

寶祠記 劉大櫛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寶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寶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寶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寶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猝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刃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搢紳大夫。莫不稽首隄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况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

矣。

凌雲圖記 劉大櫛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莅政之餘暇。翛然自適於山岨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爲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爲凌雲之遊。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徜徉。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逶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遠矚。邈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旣歸里閭。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凌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爲之邪。於是爲之記。

卷三十四

雜記類

記三

軍機處題名記 王昶

軍機處。蓋古者知制誥之職。其制無公署。大小無專官。直廬始設於乾清門外西偏。繼遷於門內。與南書

房鄰復於隆宗門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尙書侍郎。被寵眷尤異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輔。其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閒有以資以廕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若靄。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巖。又以巡撫罷還京入直。皆奉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軍事興。始設軍機房。領以親王大臣。予銀印。印藏內奏事太監處。有事請而用之。後六年。憲皇帝晏駕。上諒闇。改名總理處。三年喪畢。王大臣請罷之。詔復名軍機處。時大學士爲鄂公爾泰。張公廷玉。徐公本。蔣公廷錫。尙書爲海公望。每被旨。各歸舍繕擬。明日授所屬進之。後大臣避專擅名。乃令所屬具草。視定進呈。自是擇所屬益精慎。至大位者益衆。而上賞賜亦異於庶僚。紗緞餅餌果蔬。時賜。歲暮賜魚鹿肉諸物。率以爲常。以故上所游幸無不從。其職掌在恭擬上諭。及內外臣工所奏。有旨勅議者。審可否以聞。又外臣章奏。書爲副以藏之。蓋本朝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權稅使。謂之勅。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部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冊。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爲至要。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百里。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旨密封遞送亦如之。然內而六部各卿寺。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至奉天吉林黑

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於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且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又下軍機處審定故所任最爲嚴密繁鉅昶以乾隆庚辰由中書舍人入直又遷刑部郎中蓋八年於此矣中開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數十年之患一朝剗削殆盡仰見聖天子武功旁魄越超萬古而時又開方略國史三通諸館昶皆爲斟酌條例用副右文稽古之至意下至梵筴釋典隸於經咒館有所繙釋輒往討論故雖職事至繁竊以躬逢美盛爲大幸軍機處設立垂四十年尙無記前人姓氏多忘軼不可考乃詢於大宗伯張公泰開給事中明公善並以所聞於先輩者次第書之稱職與否可指數也詞詳而不殺者俾後世得以考見故實且著遭際太平之榮遇云爾

記新疆邊防二則 紀昀

伊犁城中無井皆出汲於河一佐領曰戈壁皆積沙無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樹苟其下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木就根下鑿井果皆得泉特汲須修綆耳知古稱雍州土厚水深灼然不謬後烏魯木齊築城時鑿伊犁之無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然或雪消水漲則南門爲之不開又北山支麓逼近譙樓登岡頂關帝祠戲樓則城中纖微皆見巴公彥弼鎮守時參將海起雲請於山麓堅築小堡爲犄角之勢巴公曰汝但能野戰殊不知兵北山雖俯瞰城中然敵或結柵可築礮臺仰擊火性炎上勢便而利地勢逼近取準亦不難彼決不能屯聚也如築小堡於上兵多則地狹不能容兵少則力弱不能守爲敵所據反資以保障矣諸將莫不歎服因記伊犁鑿井事并附錄之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

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即行至洪山口。守備劉德印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既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擊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衆槍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衆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蹌耳。故是役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沒焉。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

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門。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儀鄭堂記 姚鼐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

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靳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攜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攜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攜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攜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攜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攜約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墉回。嶄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澑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鶯。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泚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丈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邀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鼐從。使鼐爲記。

遊靈巖記 姚鼐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礪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巖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澗澈。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沂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沂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籍記。

蘭陔愛日圖記 朱仕琇

蘭陔愛日圖者。建安鄭君有章圖其小象。取傳記孝子愛日之義。兼採晉束皙補詩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爲縣。而太夫人年高。徘徊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陔南。言采其蘭。眷念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

膳潔爾晨殮。夫晨夕者。日之所有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安棄之者多矣。孝子日奉殮膳。見親已老。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皇然閔然。內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爲顧養而愛日者也。夫往而不可反者。年也。接而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賓好富貴。燕玩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憧憧往來。樂此不疲。而父母之年。日以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遞遷變化而忘父母之在後也。哀矜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戒。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衆人無以異也。而獨摯其養親之情者。惟能屢顧而生戒心而已。日之在西。蒼蒼涼涼。餘光懍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灑淅悽慄於體。愴惶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鬪進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夫。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鄭君才士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豔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爲東京文宗。世稱崔蔡。元魯山以學授宗人。結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白兔起瑩。乳湏爲出。若鄭君之健文卓行。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寓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

遊廬山記 惲敬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濇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途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赴宮亭。泊左蠡。庚辰。橫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鐮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苗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

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壩。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憩栖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中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眺香鑪峯。盪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躡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巖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鑪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弁之。其上下仍蒼巖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敬故於是游所歷。皆類記之。而于雲獨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遊翠微峯記 一 憚 敬

自寧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爲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厓。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卽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肩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合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合山。而闔爲從。

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磴。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巢。復登爲梯。磴之級二十有八。有巢隘於前巢。不可息。爲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磴八十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歿者。九子寧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游翠微峯記二憚 敬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甌。洞構橫閣。歎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石呀然起於欄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於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負。渾渾灃灃。首銜尾逮。肩歧腋附。蓋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合山。石矗起數十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磴而上焉。寧都之山。界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餓鄉記 管同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蔬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擲揄之態。無至吾前者。儼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靳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餘霞閣記 管同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蓋山。蓋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蓋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江亭消暑記 梅曾亮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峯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樽俎閒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縣褫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發飲者。十數人。酒殺既闌。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披陀。風草相噓。柯葉絳繚。其下有波浪瀾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

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

聖哲畫像記 曾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

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閱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

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奠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估畢啣晤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閩貿易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鄙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

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疎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江寧府學記

曾國藩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寧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竊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廣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旣敷旣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日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咒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鼓舞眈庶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

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載。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窮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寧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者。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而喆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大小。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侗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耆欲。遂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鑄之若易靡。及其旣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襮。而褻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

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尚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遊大雲山記 吳敏樹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眞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雨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竚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峯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日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日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焉。遂陟乎大雲之峯。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

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鶴。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峯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攢劍如劍。園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峯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峯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苦足趾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甃。小丘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明日至蒿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峯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盍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崗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舉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

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於真邪。真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雜記類

後記

科斗書後記 韓愈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游廬山後記 惲敬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却游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太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溢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監輿。曲折行澗中。卽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頃之雲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益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羸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雜記類

笏記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周必大

萬寶成功九筵肆祀。共惟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預臣鄰。胥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笏記 周必大

禮成世室澤霈端闈。共惟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恩夷夏。周刑既措。禹服來同。

雜記類

書事

書襄城驛壁 孫樵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叅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

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毗老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書何易于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緜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

舉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爲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迫於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虵。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疲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

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疏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書种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眞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旣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迴。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卽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旣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

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傳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包明事 陸游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二公事 陸游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居天下。晚名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亦薄贖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盃。辭不取。好強客弈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良齋。晨興烹豆粥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

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亦子所嚮慕也子貧甚欲學介夫辦五盃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紀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它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旣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興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博雞者事 高 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卽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白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醜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人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整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燠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媼。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媼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穀爲歡宴。媼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媼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媼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媼。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媼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媼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媼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媼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媼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嘗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媼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媼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媼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媼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椽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赫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

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闔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書應生事 王世貞

仲芳旣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鷓夷裹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尙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尙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譎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叩叩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悲謂何用我爲。且疊之。詈元宰若詈敵。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尙書求其主。尙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向書所。絮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絮法。日數反。尙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

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旣瘞。景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恂恂。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記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樵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君子者。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闔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石齋黃公逸事 方苞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

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面轉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先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傳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書魯亮儕事 袁 枚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闈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額。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

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游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暘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而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霑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

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羸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書左仲甫事 張惠言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豚蹄鳴雞。僂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鴨鵝。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欄。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禍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辦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

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惻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書李林孫事 梅曾亮

郟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徒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三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間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

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士鋆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鋆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嘗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翦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驢事 薛福成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雖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鄖諸郡兵事，餽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餽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勁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餽，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

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送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倦。文恭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訐謨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旣而文忠遭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卽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嘗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旣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會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餉。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都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運帷幄。往謁文忠。請問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比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舉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

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朝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勦。無論未必能勝。就使能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邪。而公能復勦之邪。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顯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志。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饒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卽歲捐十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迂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邪。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追文忠薨。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閔整富強之績。亦稍隳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雜記類

紀

紀恩門王公凝遺事

司空圖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尙書。按察宣歙池三郡。旣卽治。未涉時。吏化民悅。晝亡可爲。冬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德。公遣將孟琢。疾以兵助守池州。州亦有備。賊少却。會其黨繼至。言

扣壁。實欲轉襲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儔進扼青陽路。儔固自彭門分。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誠之邀險。無得輕進。儔固去。會謀者言寇少將遁氣。欲生沮之。麾兵不顧。旣而越險。賊遽至。軍遂委而逸。間二日馳歸。以敗告。公數其違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綴賊。故青弋江得恣爲備。青弋在江東南陵也。人心不搖矣。公前命寧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踏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凶渠復大入。而都紀王涓亦自采石赴援。公宴勞加禮。且諭之曰。盜匿情詐。吾盡得之矣。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則攘臂而來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岨。將軍第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也。涓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戰。邊死之。明日。中貴人自領敗卒尙四五千。傷痛之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固。及聞涓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牢。竟免攻圍之患。旣踰月。中貴人阻撓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捕蝗者。旣不克勝。而且俯食於民。是率暴以濟災也。今將軍纂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趨發其親吏。入里舍。毆奪民馬。公乘門望之。麾左右立提置杖。殺軍愕眙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其儲畜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德峻望。爲時聳服。而夤特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能致其道。以和平天下。然捍境蔽鄰。不涸得賦。亦足濟庸。而塞根耳。愚嘗襲跡門下。爰知特異。敢次見聞。以開史氏之聽。

蛤仔難紀略

謝金鑾

古之善籌邊者。卻敵而已。開疆闢土利。其有者。非聖王所欲爲。顧是說也。在昔日不可以施於臺灣。在今

日復不可以施於蛤仔難。其故何也。勢不同也。臺灣與古之邊土異。故籌臺灣者。不可以彼說兩施於此也。夫古之所謂籌邊者。其邊土有部落。有君長。自爲治之。其土非中國之土。其民非中國之民。遠不相涉焉。偶爲侵害。則慎防之而已。必欲撫而有之。有其土而吾民不能居。徒爲爭殺之禍。故聖王不願爲而爲之者過也。若臺灣之在昔日。則自鄭氏以前。紅夷踞爲窺伺。海寇處爲巢穴。及鄭氏之世。內地之人居之。田廬闢。畎澮治。樹畜饒。漳泉民利其肥沃而往者日相繼。其民旣爲我國之民。其地卽爲我國之地。故鄭氏旣平。施靖海上。言爲不當棄。朝廷聽其說。遂立郡縣。豈利其土哉。順天地之自然。不能違也。夫昔日之臺灣。與內地遠隔。重洋黑水。風濤沙汕之險。非人跡所到。然猶不可棄。棄之則以爲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難。則較爲密邇矣。水陸毗連。非有遼杳懸絕之勢。而吾民居者衆。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獨咨嗟太息。思爲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豈情也哉。況楊太守入山。遮道攀轅。如赤子之覲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見也。爲官長者。棄此數萬民。使率其父兄弟。永爲逋租逃稅私販偷渡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腴之地。田廬畜產。以爲天家租稅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無爭。居其間者。漳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鬪自殺。自生自死。若不聞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有雄黠材智。桀鷙不靖之人。出而馭其衆。深根固蒂。而不知以爲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騫窺伺。朱潰鑽求。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齎糧於盜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勢。南趨淡水。艋舺爲甚便。西渡五虎。閩安爲甚捷。伐木扼塞。以自固。則甚險。蛤仔難爲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卽及於內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闢。水陸往來。木拔道通。而獨爲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爲逋逃之藪。誅求弗至焉。

此其不可者七。而或者曰：臺灣雖內屬，而官轄之外，皆爲番土，還諸番可矣。必欲爭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爲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於蛤仔難者，已數萬衆，必當盡收之，使歸於內地，禁海寇勿復往焉。而後可謂之還番。而後可謂之無事。否則官欲安於無事，而民與寇皆不能也。戶口日繁，民見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其勢所不能。我有棄地，寇伺隙而取之，又何樂而弗爲也。故使今之蛤仔難可棄，則昔之臺灣亦爲可棄。昔之所以留臺灣者，固謂郡縣旣立，使吾民充實於其中，吾兵防捍於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謂安無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難，亦猶是已矣。或則又曰：蛤仔難之民，久遠王化，其心叵測，驟欲馭之，懼生禍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仔難之民，卽堯舜之民，何禍端之有。楊太守之入也，歡聲動地，驅爲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遠王化哉。一方之關，必有能者，籌度乎其間。其見諸事者，蔚爲功業矣。或徒見諸言，而其時不能用，後卒不易其言焉。如善籌臺事者，陳少林、藍鹿洲二公者，可以法矣。當康熙時，漳化淡水，未曾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綫半罵，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里之地，自半綫以北，至於雞籠七八百里，悉荒棄之，亦諉於番，卽臺邑爲羅漢門、鳳山之琅嶠，皆擯弗治。當事者遂巡畏縮，志存苟安，屢爲畫地自守之計，名曰禁民勿侵番地，實則藏奸矣。故少林作諸羅縣志，慷慨著論，其言曰：天下有宏遠深切之謀，流俗或以爲難而不肯爲，或以爲迂而不必爲。其始爲之甚易，而不爲。其後乃以爲必不可不爲而爲之，勞費已什伯萬矣。明初漳潮間有深澳，泉屬有澎湖，爾時皆遷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慮島嶼險遠，勞師而贖餉也。及嘉靖間，倭寇

入澳。澳口復通巨寇。吳平許朝光曾一本先後據之。兩省罷敵。乃設副總兵以守之。至於今歸然一巨鎮矣。澎湖亦爲林道乾曾一本林鳳之巢穴。萬歷二十年。倭有侵雞籠淡水之耗。當事以澎湖密邇。不宜坐失。乃立遊擊以戍之。至於今又巍然一重鎮也。向使設險拒守。則南澳不憊閩廣之師。澎湖不爲蛇豕之窟。倭不得深入。寇不得竊踞。漳泉諸郡。未必罹禍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綫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流移開墾。舟楫往來。亦既知其爲玉矣。而雞籠爲金臺北門之鎖鑰。淡水爲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皆有險可據。乃狃於目前之便安。不規久遠之至計。爲之增置縣邑。防戍使山海之險弛而無備。必將俟亡羊而始補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可觀已。按少林此論。其情形恰與今日相似。今之蛤仔難。卽昔之漳化淡水也。但爾時海上尙屬寧靜。今則海寇羅織。日睥睨於其間。其勢爲尤亟耳。且夫制治之方。視乎民。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沃足以容衆。險足以藏奸。臺灣之地。大概如此。有類乎蛤仔難者。尙當以漸致之。其事非止於蛤仔難也。然而自昔以來。苟安者衆。艱鉅之事。使後人當之。豈所以爲民爲國哉。

雜記類

志

截冠雄雞志 李翱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翾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旣來而皆

惡截冠雄雞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顛翾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爲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羣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游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必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翾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雞義勇超於羣羣皆妒焉尙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斲琴志 舒元與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璣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惜其所以爲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

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隴。朦嘻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鑿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況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土矣。故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闕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

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厨，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培井之蛙何異？予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嘗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雜記類

錄

來南錄 李 翱

元和三年十月，翱旣受嶺南尙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旣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淮於河。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

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水波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樓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澗。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乙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轆。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陸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弋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滇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山。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滇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江。出韶州。謂之

詔江。

燕將錄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旣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爲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爲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

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彊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載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輜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絃。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鷲。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壑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

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微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秦士錄 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睨睥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

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關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問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指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而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雜記類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

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鳥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罇。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閨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賒。扶搖可掇。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纆。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隣。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辰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云爾。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螭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鸞。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巖。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臯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鱗以大臠。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卽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穀。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濛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

竊思楚傅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序棋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黑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棋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棋者。故敘。

序飲 柳宗元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泝。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以

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驢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糺。逝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逝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人。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宣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勳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尙齒不尙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願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閒。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尙參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敘盜 曾 鞏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

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僂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旣以蕩溺矣。屋廬旣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糶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士有飢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旣足。導之旣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道旣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旣有不足。導之旣有不明。俟之之道旣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

斲死。公止共宿。嘗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屣。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先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的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雜記類

題

題李生壁 韓愈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南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歐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雜記類

述

瞿童述 溫造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歷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帥千人假道武陵。劫五谿。五谿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年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編宮。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其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儻蒙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旣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是役力。辦不俟勉。棄惡食。必與愛惜。飼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每入市。令柏庭持裝囊。柏庭必閉目。處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攜。柏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誼。誼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頃刻。持爐還。洞源驚而問。答曰。尊師方在途。

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藥。踰一十日。洞源來。柏庭一不植。詰之。答曰。見尊師去州。祇於山林尋仙穴。洞源曰。汝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入旬日。柏庭於蓺藥園中。得一碁子。捧呈洞源。曰。秦人碁子。洞源異之。曰。誰爲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碁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籙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絨記如舊。亡碁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澍。洞源旣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昕洞源命。柏庭河畔視舟。往復不二里。及午方迴。洞源訶之。曰。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掛物。噤令同去。柏庭不敢。由早朝褹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跳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旣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去汝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誓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璣。偕圍囑。柏庭服短布衣。烏繪巾。逡巡卻行。三移足。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徧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見仙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送。延陵間茅山三十里。郵人望

見徐步入山。闕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闕及門舉一足。履闕冷然。問曰：汝爲誰？答曰：闕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闕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曰：瞿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既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日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迹。皆怪異。可惑乎？予自右史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妖詭。加甚。值暇日。遊玩江觀。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瞿柏庭同學陳景昕。已五徙居。今復爲桃源觀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昕前庭。冠青蘿冠。畢籙衣。冰顏雪膚。皓髻蒼眉。端簡促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之至也。旣休館。徐徐閱所惑。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祛後疑。

吏隱亭述 劉禹錫

元和十五年。再牧於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壩。入自外間。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恍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鮮。凝靄蒼蒼。淙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徐轉。有舟如翰。澄霞漾月。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於是。與世殊貫。澂明峭絕。藿靡葱蒨。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怵。摧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余維左遷。其間相距。十五餘年。對境懷人。其猶比肩。天下山水。非無美好。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尤物。城池爲伍。却倚佛寺。左聯僊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竊如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堅焉終泐。流焉終竭。不知何時。再融再結。

秋述 杜甫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元寂寞。多爲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躡蹻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于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于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余將行。旣縫裳。旣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雜述 杜甫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闕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飈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飯飽喫。曾未得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遺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鑄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爲兄。

雜記類

經

耒耜經 井序 陸龜蒙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獸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黃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饑。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鑣。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曰犁建。曰犁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撥。撥猶塊也。起其撥者鑣也。覆其撥者壁也。草之生必布於撥。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鑣臥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鑣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鑣者曰底。底初實於鑣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鑣。背有二孔。係於壓鑣之兩旁。鑣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鼈然相戴。自策額達於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膠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鍵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樞。乎輓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執以耕者也。轅取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鑣長一尺四寸。廣六

寸壁。廣長皆尺。微橢。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鑿二尺。策減壓鑿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渠疏之義也。散墜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礮礮焉。有礮礮焉。自爬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東坡酒經 蘇 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善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旣水五日。乃籥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籥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麵。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籥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雜記類

附錄

左黃州表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水族加恩簿毛勝

令咨爾獨步王江殊。江瑤之文名鼎鼎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宜以流碧郡爲靈淵國。追號玉柱仙君。稱海珍元年。令章邱大都督忠美侯滄浪頭。章舉隱浪色奇。入甌稱最。杜口中郎將白中隱。車螯負乃厚德。韜其雄姿。殊形中尉兼靈甘尹。淡然子。蚶菜體雖詭異。用實芳鮮。玉德公季遐。鰕魁純潔內含。爽妙外濟。滄浪頭可靈淵國上相。無比白中隱。可含珍大元師。豐甘上柱國。兼脆尹。淡然子。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季遐可清綃內相。頡羹郡王。令多黃尉。權行尺一。令南寵。蠟截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黃城監。遠珍侯。復以爾專盤處士甲藏用。蝸蚌素稱蠟副。衆許蟹師。宜授爽國公。圓珍巨美功臣。復以爾甘黃

州甲杖大使咸宜伯解蒞中。蟹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糟邱常侍。兼美君。復以爾解微子。彭越形質肖祖。風味專門。咀嚼讓陳。當置下列。宜授爾郎黃少相。令合州刺史仲肩。蛤蜊重負。雙宅閉藏。不發。既命之爲合津令。陞之爲慤誠君矣。粉身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監。試甘圓內史。令靈蛻先生。文外無排脅之歎。內無鯁喉之亂。宜授紅鐙祭酒。清腴館學士。令惟爾清臣。鱸銷醒引興。鱗鬣之鄉。宜授橙齋錄事。守招賢使者。令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鱗鐙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効死軍使。持節雅州諸軍事。令惟爾白圭夫子。鱗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授骨鯁卿。令甘鼎。龜究詳爾調鼎之材。嚙舌潮津。宜封醉舌公。令甲坼翁。鼈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胄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儒緩。不逾規繩。仁也。故前以擐甲尙書榮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丸丞相。九肋君。令長尾先生。鱗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醬。華夏無敵。宜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令元鎮。石首區區枕石。子孫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令和羹長朱子房。石決明。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筓少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治目爲最。宜授懷奇令史。令甘盤校尉。烏賊吐墨自衛。白事有聲。宜授嚙墨將軍。令元介卿。龜爾卜灼之效。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令惟爾借眼公。水母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令李藏珍。眞珠照乘。走盤厥價不貲。斑希玳瑁。裁簪製器。不在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斑希宜授點花使者。令房叔化。牡蠣粉廁湯丸。裹護丹器。屈突通梵響。振聲遠聞。可知佛樂。阮用光。研光螺。運體施功。物皆滑瑩。羅幼文。珂類乎貝孫。點綴鞍勒。粲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豪山太守。樂藏監固濟。突通可曲沃郎。梵響參軍。攝玉塔舍人。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幼文可烏衣丞。令惟爾田青。螺螄微藏淺味。無所取。

材世或烹調。以爲怪品。申潔蛙。蒼皮癩疹。矮股跳梁。江伯夷。螭鱗。宋帝酷好。鰓則別名屯江小尉。江拋漁工得雋。亦號甘肥。田青授具體郎。申潔宜授濟饒都護。行水樂令。伯夷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風使。試湯波太守。令以爾錦袍氏。鱗骨疎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蘇腸御史。仙盤遊弈使。以爾李本鯉三十六鱗。大烹允尙。宜授跨仙君子世美公。以爾鮮於羹。鱗斫膾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銀絲省。饜德郎。以爾楚鮮白魚。隱釜沈糟。價傾淮甸。宜授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鱗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槎頭刺史。以爾食寵侯。鱗鯉支節斑駁。標致高爽。宜授添廚太監。以爾單長福。鱗曲直靡常。鮮載具美。宜授泥蟠掾。以爾管統。葱管省象菜伯。可備煎和。宜授長白侯。同盤司箸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居士。東崇腥羸無狀。見取俗人。宜授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崇連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授保福軍節度使。令黃薦可。河純爾澤嫩。可賞。然失於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爲爾之目。特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令新餐氏。鱗爾療饑無術。清醉有材。莽新妖亂。臨盤肆餐。物以人污。百代寧洗。爾之得氏。累有由矣。宜特補輔庖生。令蓋頑蜺。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表堅郎。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勦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

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閒。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

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行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白。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穀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

言聞於青者如此。

躡盜 何景明

躡盜者一足躡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費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費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躡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費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躡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躡盜乃在櫃中頃二盜條坐道上躡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躡盜顧乃得全費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71B

